

大风丛书

Dafengcongshu

疏影

叶诗茹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散 文

疏影	(3)
深宫怨	(5)
倩女离魂	(7)
故宅	(9)
太阳雨	(11)
领悟	(13)
梦醒时节重说梦	(15)
故居	(17)
生死场	(20)
梦魇	(22)
卸妆	(24)
在别人的城市里尊严犹在	(27)
消失了的“书房”	(29)
梦游前的记忆	(31)
告别长发飘飘的年代	(32)
炮台之战	(38)
往事	(44)

评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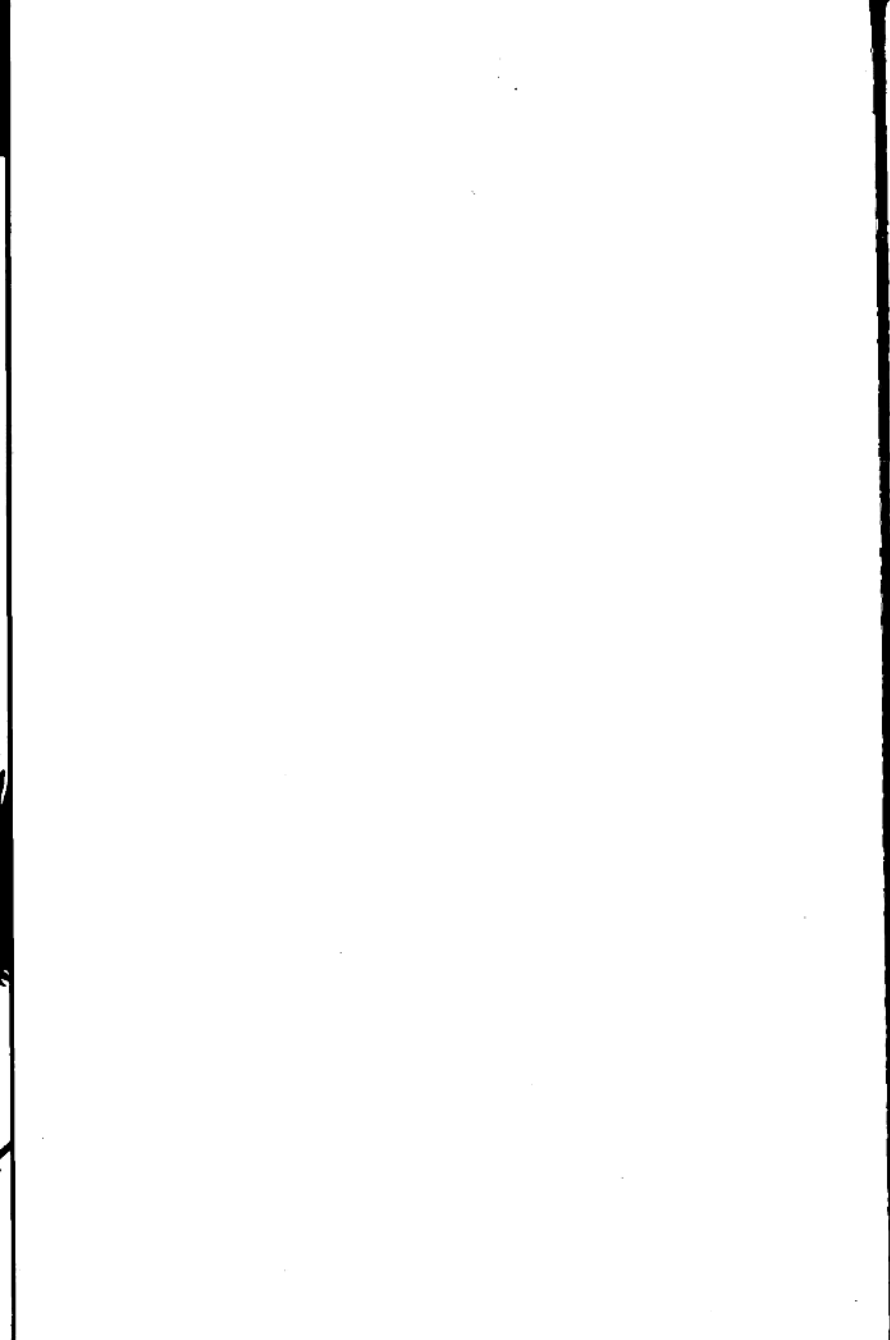
到哪里寻找奶酪	(53)
摇滚中的哲思	(55)
人性·兽性·理性·神性	(58)
人格·梦境·社会	(62)
游荡在健全与疯狂之间	(67)
折翅的孤蝶	(70)
游移于荒原的孤魂	(75)
情葬	(78)
明天会更好	(80)
当代需要“雷锋精神”	(82)
错位	(86)
透过“背影”看《刮痧》	(88)
民族士气——是否仅能在危难中凸现	(91)
读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	(93)
读吕新《我听见青草附近有大声音》	(95)
读《缱绻与决绝》	(97)
重读古诗	(99)
今日“精神文明”的实质	(102)
梦醒时节重说梦	(104)
男权世界的殉葬品	(107)

论 文

用异化战胜异化	(113)
再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	(121)
“青楼之恋”背后的男权	(130)
试谈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与建设	(136)

试谈摄影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141)
价值指向、科学精神与隐性潜流	(143)
试析《文艺对话集》的语言诠释意义	(156)
化机械的零散为动态的统一	(164)
超阅读：碎片背后的整体	(172)
美：超越的异质同构	(179)
后记	(192)

散 文



疏 影

——昭君踏雪化梅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宋 苏轼《江城子》

着一身素纨，执一柄玉箫，幽人出凡尘。身边，是满地明月，流光徘徊。整珮环，惊起夜鸟，腾飞而去。此时，漏滴声断，风噓着絮语。

幽人久居朔漠，空留满腹惆怅。不惯胡地沙飞路远，梦回故国。故国，正寂寂。长忆曾携手处，却凄然，数点落英，一地幽香。问满树梅花，已几番，花开花落？纤手折梅，难寄相思。思君之心，如同满月，夜夜减清辉；如今，只剩缺月，看满园飒飒西风，遍地蕊寒香冷。

残花飘飞，枝上清露如同铅水，泻下半轮明月，月下玉人独自吹箫。箫声起，寒消不尽，琼瑰暗泣，落梅如雪。

犹记深宫旧事。

母亲生妾时，梦月光入怀，复坠于地。少年初长成，通丝竹、晓琵琶，亭亭玉立。年长一十八岁，蒙恩选充后宫。不想使臣毛延寿，问妾索金银，不与他，将美人图点破，不曾得见君

王。从此退居冷宫，任良宵寂寂。窗外，是无风竹影，露冷月寒。

夜深孤寂，妾理一曲琵琶，以消遣愁闷。琵琶声引君王来。君见妾眉扫黛、鬓堆鸦、腰弄柳、脸舒霞。惊鸿一瞥，使龙颜大悦；君王一笑，妾心上安慰。从此君恩留枕簟，雨露润桑麻。与君采幽香、巡古苑。任裙裾飞舞，醉鬓留盼。

痴想从此与君笙歌舞、妙琴伴、长相厮守。谁料一朝匈奴差使臣前来，索妾为嫔氏，以息两国之兵。君妾本是对金殿鸳鸯，怎落得劳燕分飞，各西东？妾收起宫妆换北妆。晚妆梳洗罢，描不成、画不就，尚对菱花镜自涕零。

阳光路上，昭君出塞。

今日汉宫妃，明朝竟成胡地妾，妾一步一回头，投至两处凝眸，盼得一雁横秋；君对着迥野悲凉，掬一把英雄泪，纵是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万里龙庭里，君高烧银烛照红妆，美人图夜夜挂昭阳。怎堪月自空明水自流，恨思悠悠。

秋风起，宿草迷，朔漠冷。妾此去经年，苍天易老。君不在身旁，教妾为谁容？

梦里妾披一身珮环，月夜归来，独坐梅林里。

箫管咽，叹歌长，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清风。此恨难平君可知？有孤鸿飞过，梅花零落无数，似滴滴铅泪。犹恋瘦影染枯香，还叹鬓丝飘雪。

清风随步起，身边纤琼皎皎，幽人目光凝重。看苍凉起伏的梅影，浓一些的是雪，淡一些的是月。箫声起、漏初长，幽人腾空而起，衣袂飘飞，落梅满身。欲投身化了它去，似有人轻轻扯了一下衣角，惊了心，回头看时，却见飘过箜篌与清风，失落于足下。问谁？谁能将此恨寄与汉皇？幽人的身体零落成泥，碾为尘埃，清香如故。

这个时候，痴情便死了，死在满树灿烂与辉煌里。

深 宫 怨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唐朝 王昌龄《长信秋词之三》

昨夜冰凉如水，梦里寻君。我弄琵琶君抚袖，相看两不厌；我舞裙裾君酌酒，此情永不渝。恨不能就此滞留梦中，与君年年岁岁共度，醒时方觉心已碎，碎成一枕清泪。

天色破晓，缓缓开启金殿，逼来满地凝霜，手把箜篌，轻轻扫去，烟尘尽处，旧物渐显渐明。独倚窗棂，娇喘微微，此生已注定是个闲人，闲人愁秋，千般愁肠。撕裂素绢，裁为合欢扇，团成一明月，怀袖添香，心却如浮萍，终无定处。

开启故箱，轻抚舞衣，仍有残香。往日尘缘笼上心头，日日随君处，夜夜伴君侧，情语依依。孰料一日竟成薄命，惟对半轮明月空自怜。长居深宫，独酌冷寂，饮恨终年。身子一日日薄下去，愁绪一日日浓起来，自恨不及飞燕薄，无缘再惹君宠。

拨开重叠蛛网，捧出一坛陈年佳酿。斟满一杯，让它满着，溢满一整杯的醇香；摆定一局棋，轻捋袖角，让蓄了一秋的愁涨满无人对弈的棋盘。一人独对一棋，自饮寂寞。眼看棋局已定，佳酿就快见底，心里念着什么，欲说还休。寻一页纸来，信手抹去，满纸尽湿。

对镜凝妆，秋风已吹老红颜，瘦如黄花。醉眼倦了，依稀瞧见几点寒鸦，漏下数痕日影，落成满地的憔悴。恩意已绝。

念君、忆君、怨君，皆因为……思君。

倩女离魂

天下有如此异事。迷情锁锁定二佳人：那一个跟他取应，这一个淹煎病损。则这是：“倩女离魂”。

——题记

蹶满地坠叶，披一身霜风，我无逃无避地寻觅你的形迹而去。触目处，是红衰翠减、惨绿愁红。恨你薄情一去，断无消息。

忆起当年你我父母交情甚深，指腹为婚。儿时曾记得，你轻荡秋千，我纤手扑蝶，任满身花影，敛步相随；少年初长成，你娇帽轻衫，我楚楚动人。回廊下、院落里，有多少幽欢佳会。你我携手同行，缓缓漫步于香茵，身边，有蜂飞蝶旋，绿杨翠柳，花明月满。痴想从此郎才女貌，双宿双飞。怎料我父母贪图名利，横加阻挠，逼你上京迎考。在城外的长亭里，你我折柳相送，遥念此去路迢迢、云渺渺、雨潇潇。我泪湿香罗袖，你鞭垂碧玉梢。你说，十年洛阳习书剑，一朝长安决峥嵘。衣袂飘，马行渐远渐无声。

辞别回家，我郁郁寡欢，看院落凄凉，几近春暮。欲举杯，酒未到、先成泪。岂知离愁，有千种离情、万般愁绪，脉脉与谁说？只有独影无眠空憔悴。水风轻、月露冷、遣情伤，终日恹恹倦梳妆。我从此一病不起，不得痊愈。

十年。我离魂，欲暗逐你远行。路途迢迢，败荷飘零，衰杨掩映，行人凄楚。

长安。在你下榻的居所，我见到了你。你正挑灯欲写。十年，你屡试不第，却坚毅、执着。我敲窗，低低地轻唤你的名字，而你已是听不见了。是的，十年风雨两茫茫，人鬼相隔又几重？纵使相逢，你又怎么认得出我？十年的愁绪已改变红颜，尘满面，鬓有霜。

此时，夜寂静，寒声碎，枯叶纷纷坠地。

掬一柄箜篌，我赋一曲你我曾吟和过的《湘江曲》，纤指拨弄、回旋，十三柱琴弦，柱柱传幽恨。曲未终、弦已断、情难绝！我怀抱箜篌，以泪洗面。

夜过了，孤灯灭，东方泛白。你应试，我伴你而坐。你掷过卷子，目不移影，应对万言。终于高中状元，我暗随你衣锦还乡。你来到我的病榻前低低呼唤我的小名：“倩娘、倩娘！”我的魂魄附上肉身，在飘渺、混沌中猛醒，定睛细看：是你？是你！

你我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我轻卷帘幕，呵手试梅妆，重现娇面、盈盈伫立。避开行客，在曾经的绿杨庭院里，你我款款移步，含羞笑相语。趁着这吉时良辰，有情人终成眷属。

故 宅

无眠的夜晚，当思绪纷至沓来，大脑如同不肯休歇的机器，跟随时间的齿轮“呀呀”旋转。我弄不清为什么夜晚的我比白天的我要清醒得多。几年来，尤其是身居异乡之后，夜晚失眠的次数多了起来，记忆穿越了数十年的时空，悠长而飘荡。借助于想象，我可以挽救生活中丢失的东西。我在记忆里拒绝着阴影。于是，童年漫游的云彩，行走在故乡自由天空下的孩童以及笼罩在一片失却本真昏黄里的故宅，无逃无避地追踪而来。

故宅很简陋，只有三间瓦屋和一些古旧的家俱，以及摇摇欲坠的木梯，但却显出一种落寞的冷傲。

在这样的夜晚，我听到奶奶诉说着她曾有的辛酸与辉煌。

当年，爷爷与奶奶之间淡漠如水。

爷爷是个被日积月累的劳苦咬噬成空的人。他对一切都极其冷漠，对妻子儿女无所谓爱或不爱。他抓住的唯一物体便是锄头。他生活的一切轨道就是在黝黑的土地上默默挥洒汗水凝成的痕迹。

奶奶曾无数次唠叨数十年前暴风雨的夜晚，新婚不久的她瑟缩在墙根里，忍受着高烧的疼痛，不停地咬牙呻吟，用她细嫩的手指抠墙，一片茫然的恐惧。而爷爷则卧躺在那张老式雕花大床上，鼾声如雷。次日清晨，依旧不声不响地下田干活，闷声闷气地劳作。

奶奶常说，爷爷除了偶尔在冬夜睡梦中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表明了他在现实的许多怨愤之外，没有任何的情感表白，即

使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原本可以成为我大伯的人夭折时，爷爷面对那口小小的棺材，脸上露出的，仍是淡漠。

当年，奶奶的心，一定很苦。

故宅的后院有一口井，戏班出身的奶奶常常在这里吊嗓子。日久天长，女性特有的柔婉、缠绵、清丽的嗓音被清晨的宁静衬托得分外清晰悠长。后来，故宅的后院成了戏院，奶奶的戏迷总是那么尊敬总是那么热爱她。据说，有年元宵夜里，她的戏迷从四面八方点着灯笼来听戏。那天夜里，炫目的灯火把故宅衬托得如同宫殿，灿烂一片；奶奶的脸，在这个晚上变得愈益美丽，嗓音丰润圆转。许多年以后，当我徘徊在南普陀的游廊，那成群结队追赶面包的游鱼，总让我想起奶奶当年的戏迷。

不善人际关系的爷爷对于奶奶的戏迷，总是不睬。似乎拥有如同宫殿般灿烂辉煌的住宅与一位歌喉甜美的妻子与他无关。当奶奶和她的戏迷们在院子里说说笑笑时，他自顾自的走自己的路。

没有人述得清，维系这大半辈子婚姻的，是一种什么东西。也许只是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信念。

一切都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改变，奶奶渐渐老去，曾经的戏迷纷纷离去。唯一不变的，是她将所有无处寄托的爱都交给了后辈。我常想，我与奶奶之间有着某种述不清的联系，这种联系成为常在个人的漩涡里苦苦挣扎之后疲惫不堪的我的唯一慰藉。所以，三年以前，在默默缝制寿衣的奶奶的脸上，看到的是平静与坦然，才知道生与死之间相隔的，仅仅是一张薄纸。

如今，在异域的佛堂，我头一回准备了许多纸钱，飘飞的纸灰中，燃进了一种叫做生命的东西。不知这种古朴的仪式能否给天国的亲眷捎去些许慰藉与问候。但在这一年冬季，我第一次明白了灰土的构成是人类和他们的居所：如曾经辉煌一片的故宅，曾经灿烂美丽的奶奶。

太阳雨

依稀听着有人背地唤他：“太阳雨”，可我却不知为何。

他，就是我们的政治老师。记忆中，仿佛一个大孩子，稚气的眼睛，满脸笑意，讲课海阔天空，忘情处，竟也手舞足蹈一番。而为了一个问题与同学争得面红耳赤的事，更是常有。每每辩论不过，便板起面孔，故作严肃状：“谁说了算？”然而，深沉的样子掩饰不住十足的孩子气，于是，总在对手不服气的嘟哝声中结束他们辩论。

那日天气异常闷热，一贯不打瞌睡的我也在他的洋洋洒洒的话语中沉沉睡去。不知多久，睁开睡意惺忪的双眼，天啊！前方居然有一道彩虹！蒙蒙“细雨”撒落空中。待定睛细看，竟是他飞溅的唾沫映着绚烂的阳光形成一道奇景——太阳雨！

他全然未觉自身创下的伟大杰作，正激昂慷慨：“所以啊！马克思非常厉害啊！……”依然口若悬河，依然神采飞扬，尽兴处“雨丝”更加细密。

我终于明白此番大名的由来。然而却总是疑心那飘飞的“太阳雨”殃及到我，不自觉地有了些许抵触情绪。

校园里校外到处都在搞基建，于是便有了为基建而暂时搭建的围墙。上学路上，一边是喧嚣的基建工地，一边是一排不足一米高的围墙。一日中午，走在路上，“太阳雨”就在前方。他边走边翻看着一本书，他似乎被迷住了，慢慢地移着步子；在他的前

面，一个孩子边走边玩着气球，火红的气球在头上起落着。突然，气球飘到了围墙外，孩子便伸手去够，身子紧靠着围墙。然而，草草搭建的围墙似乎经不起孩子的重量，摇摇欲坠。我的心一紧，围墙另一边距地区十几米！我大声叫起来，他猛一抬头，看到处于危机中的孩子，立刻扔了书，猛冲上去。正在此时，身后的围墙“哗”的一声全倒了！

孩子号啕大哭，实在被吓坏了。他轻轻拍打孩子，好久，才直起腰，似乎哪里受了伤。

他抱起孩子，拾起落在地上的书，缓缓的走了。望着围墙外缓缓飘落的气球，我仍有些心悸。

下午课上，他仍如往常，而我却听出了其中的不寻常。果然，他顿了一下，霎时全班寂然了。他举起手，对大家歉意的笑笑：“不好意思，由于中午做‘伸展运动’时不小心把腰给扭了。”说着，给大家鞠了个躬，搬了条凳子坐下继续讲课。许多同学都被他的幽默劲给逗乐了，然而，我却笑不出来，因为分明看到了他轻松笑意背后隐藏的疼痛，或许只有我明白他那腰伤的由来。

此后的日子，他依然洒脱如初，然而，我不再对他时而飘散的“太阳雨”满怀戒心了，因为我总能在太阳雨中依稀瞧见绚丽斑斓的彩虹。

领 悟

佛说：“随缘”。

不曾想过，面对南普陀山顶那个大大的“佛”字，我的二十二岁的生命骤然打开。静穆的凝重与庄严注入内心。如同在鼓浪屿的教堂里，听那个充满灵气的小女孩弹奏钢琴曲，满是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心神俱醉。

那天，在喧闹的市中心，我独自站立。看到人们在我的身边匆匆来去，匆匆去来。脚步仓促，神态冷漠，面孔陌生。是曾经的我吗？抑或未来的我？我的思绪总停留在过去与未来，过去与未来连成一道直线，在现实的我的记忆里颤动、摇摆、无休无止。

突然就来了大雨，我的周遭模糊一片。我想，那是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天际外哭，哭人的生命所企及的希望负约而去，哭人的感情的脆弱与无助。如同站在暴风雨过后的海滩上，看汹涌与澎湃。

我站在烈日下等，站在暴雨里等，我不愿相信我的生命会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只是每一次偶尔振作都在隔夜之后变成了深深的自我嘲弄……而我面对现实，宁愿相信神灵的存在。我看见希望在晕圈里。

再一次行走在那条原本熟悉的甬道上，路的尽头已被围墙封死，那是亘古绵长的绝望感告诉我说：当所有复杂的熟悉化为简